

男人平躺在凌亂的床上，像一本等待被閱讀、被撫摸的書，月光灑在他的皮膚上，讓他的皮膚看起來幾乎透明。他的肚皮上隱約看得出一些黏稠的痕跡，女人感到自己幾乎要停止了呼吸。

她站在房門外看了一會兒，才緩步走向床鋪，她走在月光的邊緣，在緩慢的步伐節奏中褪下衣服，像是蛇類褪下皮，像是海豹女化為人。直到只剩下一條內褲，她幾乎赤身裸體，她低頭跨進白色的光塊中，與西蒙一同沐浴在月光下。

「先生。」她喊他，而他沒有動，但是她感覺得到男人的視線轉了過來。她盯著他，身體像是被蠱惑一般自動爬上了床。她伸手往男人的兩腿之間探去，早已濕滑鬆軟，這不對，她注意到一些道具散落在男人的腿邊。

他……自己弄過了嗎？在她不在，去執行任務的時候？

她伸手拿過一個最常用的，而男人的眼睛在黑暗中閃閃發亮，像是鷹隼一般注視著她的動作，她也以狼的目光回敬。他們盯著對方，看著對方的臉，像是一場無聲且無形的較勁，女人維持著那樣，將假陽具再次插入男人的體內。

「先生。」她又喊了一次，放輕了語調，像是終於服軟，手中的道具卻進入得更深。

男人沒有回她，只是發出一聲難受的鼻音，率先斷開了視線。女人撩開剩下的衣物，將他徹底剝了出來。她低頭舔去他肚腹上高潮後的汗與黏稠，腥臭的微涼精液被她面不改色的吞進身體。

「不要做多餘的事。」男人說，但他的身體可不是那樣表達的。

女人眨了眨眼，開始往上舔去，像隻渴望主人的犬。她可以在嘴裡嚐到快感的餘韻，還有生病的味道，她一路向上，直到將自己的頭顱塞入男人的頸子側邊。

儘管女人身上早已脫得一乾二淨，男人依然可以聞到她身上帶著的血腥味以及燒焦味。他側過頭，任由對方聞著他的脖子，舔弄那裡脆弱無比的肌膚。他伸手捏住女人垂在胸前的柔軟乳房，玩弄著她尚未甦醒的乳尖，直到發硬挺翹。女人沒有理他，依然故我的舔著他的皮膚，但是跪在男人腰側的腿夾緊了一些，男人的手指挑開遮住她兩片陰唇的內褲布料，敷衍的一抹，指尖的溼濡讓男人嗤笑了一聲，她溼了。

「做點有用的。」男人命令。

或許是受不了她像是無止盡的舔拭，男人扯著她的頭髮將她拉起，那不疼，但是很強勢。女人放鬆身體，任由自己被男人用手臂的骨頭頂住脖子脆弱處，她感到一瞬不能呼吸，但還是任由男人將她與自己隔開。

「別只是讓按摩棒插在我的身體裡震動，只是打開開關的話，我自己就能弄。」

女人聽懂了，她再次爬了下去，握住那根不斷震動的假陽具末端。她收緊手指，感覺到手臂肌肉收縮，她開始用那根不斷震動的假陽具操他，毫無憐憫的。她熟練的一手動作，另一手套弄前方挺立的陰莖，馬眼開始流出前列腺液，像是貪吃的孩子流出了口水。流出的微腥液體打溼了她的掌心，男人摸了摸她的臉側，她立刻將那根紫紅的陰莖一口吞了進去。她吞得那樣深，直到自己幾乎要窒息，她甚至不小心用牙齒碰到了他。她聽見男人倒抽了一口氣，接著再無其他聲響，她將手中的假陽具塞得更深，卻被一腳踢中肩膀。

「我厭倦那個東西了，想想辦法。」

女人吐出嘴裡的陰莖，紅艷的嘴與泛著水光的龜頭之間牽起了一條細細的銀絲，她抬手抹去，從櫃子裡拿出一顆跳蛋，毫不猶豫的塞進男人的身體深處，打開開關。男人的表情看起來依然有些暴躁與任性，但是當女人重新將嘴湊上他的陰莖，用舌頭舔過他的冠狀溝，而她的食指與中指併攏，一起伸進小洞中，找到了他的前列腺時，他的表情變了。

他瞪大雙眼，張開了那張犀利的嘴，卻發不出任何聲音。他的目光投擲向很遠的地方，那是屬於快樂的國度。

他看起來像是終於得到了滿足。

那或許是相輔相成，一開始讓男人感到毫無用處的跳蛋，此刻卻越來越挑逗起他的慾望，他感到跳蛋的存在感越來越重，感到下腹與牙齦發麻，像是他第一次自己用肛口與前列腺得到高潮前那樣。而女人依然一手按壓著他的敏感處，另一隻手進進出出的操他。男人眯起眼，享受著得來不易的快感，女人在看他，他知道。

那女孩獵者一樣的眼神具有一定的存在感，但是他不在乎女人欣賞他，或者說覬覦他，只要此刻能夠得到舒服的感覺，他倒也不是那麼在意被下屬直接注視。

那樣反而令他感到無比興奮。

女人的喉嚨發出低沉的聲音，男人知道女人即將抵達高潮。是的，不過是用手操他、看著他、舔食吞下從他陰莖中流出的體液，她就能這樣到達快樂的頂峰，真是個奇怪的女孩。男人咬住下唇，將手指插入她黏膩、帶著汗水與一些塵土的髮間，一把將女人拉了起來，拖曳進自己的懷中。像是溺水之人抱住了浮木，或許他發出了尖叫，或許那不過是他的幻想。

女人被男人抓得疼痛，他抱得極其粗魯，感覺像是要將女人全身的氧氣都擠出來，他或許想殺了她。但是女人操弄男人雙腿間小洞的手依然沒有停下，反而更加用力，更加放肆，更加粗暴，男人能感覺到女人的拳頭撞擊著他的會陰與陰囊。他更加張開大腿，像個妓女那樣承受著，他感覺自己的靈魂在軀殼裡晃盪，撞擊、分解、扭曲，他喜歡體內被女人用手指攪爛的感覺。

對於時間消逝的概念變得極為模糊，男人不知道自己被操了多久，他能聞到女人雙腿間散發出得腥臊氣味，與他自己的混和在一起。他仰起脖子，像貓那樣拱起身體，他即將再次達到高潮。

女人發出了劇烈的喘息，手指用力按住他的前列腺，不再仁慈。男人在她低沉的聲音中射了出來，打溼了他們的肚皮。

他們之間黏稠無比。